

王羲之

高方 著

出版說明

孔子周遊列國，創立儒家學說；張騫出使西域，開闢絲綢之路；書聖王羲之，留下了曲水流觴的佳話；李時珍廣集博採，躬親實踐，編撰醫藥學名著《本草綱目》；曹雪芹寫下了中國古代最負盛名的長篇小說《紅樓夢》……

這些傑出的歷史人物，有的是在中華民族文明進程中做出過突出貢獻、對後世產生過巨大影響的思想家、政治家，有的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傳播發揮過重大作用的文學家、藝術家、科學家，有的是為國家安定統一、民族融合團結和中外文化交流做出過傑出貢獻的軍事家、外交家……他們為中華民族的繁榮發展做出了偉大的貢獻，他們的行為事跡、風範品格為當世楷模，並垂範後世。

他們是中華民族的先賢人物。他們的思想、品德、事跡，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晶；他們的

故事，是對中華民族的稟賦、特點和氣質最生動、最鮮活的闡釋；他們的名字，在五千年中華文明史上最為光彩奪目；他們為五千年中華文明史書寫了最為光輝燦爛的篇章。

為了解先賢，走近先賢，我們精心組織編寫了這套《中華先賢人物故事匯》叢書，以翔實可靠的史料為依據，細膩動人的故事為載體，真實地呈現中華先賢人物的事跡、品格和精神風貌，彰顯他們的貢獻和功績，激發人們對國家民族的熱愛，對中華文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崇敬。

開卷有益，期待這套叢書成為你的良師益友。

目 錄

導讀	I
南渡	1
失怙	17
揚名牛心炙	34
詣台待罪	50
東床佳婿	65
出仕	81
蘭亭雅集	97
會稽風雲	115
問道	131
金庭餘暉	147
王羲之生平簡表	165

導讀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祖籍琅邪臨沂(今山東臨沂)，東晉人，因突出的書法成就而有「書聖」美譽。王羲之早年憑藉家族門蔭入仕，歷任秘書郎、會稽王友、江州刺史、會稽內史等職，累遷右軍將軍，故世人習稱「王右軍」。後棄官歸隱於山陰剡縣金庭，即今天的紹興嵊州金庭鎮，去世後葬於金庭瀑布山。

琅邪王氏自西漢博士諫大夫王吉始遷臨沂，至王羲之出生時已有三百餘年歷史，是一個典型的「孝悌之家」。「二十四孝」故事中「臥冰求鯉」的主人公王祥是王羲之的從曾祖父，「二十四悌」故事中「王覽爭鳩」的主人公王覽是王羲之的曾祖父。王覽生王正，王正生王曠，王曠生王羲之。

永嘉元年(307)，王羲之從伯父王導率全族隨琅邪王司馬睿南渡駐防建康。王曠與司馬睿是姨表兄弟，也是史書所載「南渡」的首倡者。建興四年(316)，匈奴人劉曜進圍長安，西晉覆亡，北方進入「五胡十六國」時期。建武元年(317)，王導等人扶立司馬睿在建康稱帝，建立東晉政權。

東晉建立後，王羲之兩位從伯父王導官至丞相、王敦官至鎮東大將軍，親叔父王彬官至右僕射，王氏家族迅速發展為東晉第一大族，一時之間有「王與馬，共天下」的謠諺。唐人劉禹錫詩句「舊時王謝堂前燕」的「王」就是王羲之家族的琅邪王氏，「謝」是王羲之好友謝安家族的陳郡謝氏。

王羲之五歲隨家族南渡，幼年喪父後得族中長輩撫育，七歲從衛夫人學書，十三歲在名士周顛的宴會上一舉成名，二十歲後娶尚書令郗鑒之女郗璿為妻並入仕為官。王羲之在《答殷浩書》中說自己「素自無廊廟志」，但出仕是世家子弟必須肩負的家族責任。王羲之歷仕明帝、成帝、康帝、穆帝四

朝，始終處於政治夾縫之中，前期因為王導與庾亮不和，後期因為殷浩與桓溫有隙，所以清人魯一同說「咸康之始，釁生王庾；永和之世，憂在殷桓」。

作為東晉名士，王羲之才華橫溢，形象俊美，交友廣泛，遊處豐富；作為朝堂官員，王羲之愛護百姓，改革弊政，關心家國，心繫「北伐」；作為道教信徒，王羲之熟讀經典，篤信符籙，採藥煉丹，漫遊仙山。

東晉政治史上最顯赫的王氏家族，在中國書法史上也是獨一無二的家族，父子、兄弟、夫妻、姻親之間的互相傳襲成就了東晉書法的一段驕傲，而其中的無上榮光無疑來自王羲之。王羲之先後師從姨母衛夫人和叔父王廙，草書學張芝，楷書學鍾繇，博採眾長後將漢魏以來的質樸書風化作高古飄逸的新體。唐代張懷瓘說王羲之：「尤善書草、隸、八分、飛白、章、行，備精諸體，自成一法，千變萬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發靈，豈能登峰造極。」

王羲之與鍾繇並稱「鍾王」，與其子王獻之合

稱「二王」。《快雪時晴帖》被譽為「二十八驪珠」，有「天下法書第一」之稱。《蘭亭集序》則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今天的中國書法藝術最高獎被命名為「蘭亭獎」。

本書中王羲之生卒年依據歷代學者考證，取其最可信者，王羲之生平依據《晉書·王羲之傳》《世說新語》和《十七帖》等王羲之手札及少量民間傳說。書中還納入了一些對王羲之人生產生重大影響的親人、朋友、同僚等，力求使故事更加立體，讓讀者看到「書聖」光環之外有着與常人同樣喜怒哀樂的王羲之。

南渡

—

西晉末年。

臨沂城北。

琅邪王氏老宅，一個靠西的院子裏。樹影婆娑，陽光正好。

王曠一個人在書房裏寫字。

書房甚是寬敞，四壁滿滿的書櫥和一個巨大的書案特別引人注目。

這個剛過而立之年的年輕人寫得一手好字，以行書和隸書著稱於世。

寫字算得上是王氏的「家學」，王氏子弟就沒有一個字寫得不好的。

自從上一年從丹陽狼狽地回來，王曠就經常一個人在屋子裏讀帖、習字，有時一待就是一整天，直到執卷的左手和執筆的右手都舉不起來為止。

沒有人知道他在想些甚麼。

此前，王曠在揚州郡任丹陽太守，原本地方上比較安寧，在他的治理下也算得上是政通人和。但偏趕上一個名叫陳敏的將領發動叛亂，一時勢力極為壯大，十分迅速地打到丹陽城下。丹陽人口不多，兵士也少，在援軍還沒到的時候就失守了。陳敏攻進丹陽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將地方官王曠驅逐出城。沒有被殺，但必須忍受屈辱。雖然朝廷未予追責，准許暫時賦閒度日，但王曠自己心裏卻着實不好過。

王曠臨着鍾繇的字帖，不時點頭讚許自己，也不時搖頭重新寫過。

鍾繇是三國時期魏國著名的書法家，與三曹均有交誼。他是東漢書法家蔡邕的再傳弟子，被稱為「楷書鼻祖」。鍾繇的書法幾乎影響了他之後的

所有書家。南朝庾肩吾評其書為「上品之上」，唐朝張懷瓘《書斷》評為「神品」。

王曠偶一抬頭，發現門外一大一小兩個矮矮的身影，互相推搡着欲進欲退。這位年輕的父親不覺莞爾，他知道那是他的兩個兒子，九歲的王籍之和三歲的王羲之。

王曠成親已有十載，妻子衛氏出身書香門第，容貌清麗、溫柔賢良。也許是因為王曠長年在外為官，這許多年只得了這兩個兒子，難免分外寶貝。兩個兒子在年紀上也正是最可愛、最好玩兒的時候，再不開心的事，見到他們也一掃而空了。

「都進來吧！」王曠眼中帶笑，放下手中的紙和筆。

如同得了特赦一般，兩個孩子迫不及待地從門簾的縫隙處鑽了進來。兩人身高差了一大截兒，卻是相似的眉眼，一樣的神情。

王曠將王羲之抱起來，貼了貼他柔嫩的小臉，對王籍之說：「過來，寫幾個字給爹爹看看。」

父親親近羲之，籍之沒有一點兒不高興。沒有弟弟的時候，父親也是這麼待他的，他還記得。

王籍之輕車熟路地繞過父親的書案，熟練地取了紙筆，半跪着想了想，寫下了「天地君親師」五個字。然後就歪着頭看父親，看得出，他的心裏有點小忐忑。

王曠走過來看了看，摸摸王籍之的頭說：「不錯，又有進步了。但是，這裏，下筆不要遲疑，要果斷。」

他俯着身子指點筆劃的時候，王羲之從他懷裏探手，一邊抓案上的筆一邊說：「我也要寫。」

王曠拿了一支紫毫塞到他手裏說：「寫，等阿菟再大一點爹爹就教你寫字！」「阿菟」是王羲之的小名，因為老虎有別名「於菟」，家裏人希望王羲之能夠像小老虎一樣健壯成長。

王曠看着兩個小兒健康活潑的模樣，心裏不禁湧上一絲甜蜜。



王曠抱着王羲之，看王籍之取筆寫字。

二

然而，賦閒的王曠也不能總是憋在家裏，他最常去的地方是堂兄王導的家。

王導是長房長子，也就是王曠大伯王裁的長子。王導年少時就風姿飄逸，見識器量清越弘遠。陳留高士張公以善於識人著稱，在見到十四歲的王導後，就對王導的堂兄王敦說：「看這孩子的容貌氣度，將來定是將相之材。」王敦聽了也很高興，家裏家外沒少宣揚。王敦是王曠二伯父王基的次子，也是晉武帝司馬炎的駙馬，比王導大十歲。

王導和王曠因為同齡，又都喜歡書法，所以走動頗多，情感上也相當親密。兩人去彼此家裏就跟回自己家差不多。

可是這一天，當王曠來到王導府上的時候卻意外受到了阻攔。

僕人說王導不在家，請王曠改天再來。可王曠分明看到王敦的車仗正停在二門裏，另外還有幾

匹裝飾不同的馬，應該是有着不同的主人。

想到能夠同時見到兩位兄長，王曠很是興奮。於是不顧僕人的阻攔，直奔王導的書房而去。

書房門窗緊閉。

王曠再次遭到了阻攔。

僕人說：「大人議事，吩咐任何人不得打擾。請您偏廳稍候。」

王曠本是世家子弟，本人也經歷過仕途波折，略一轉念便知道堂兄們一定是在秘密商議着甚麼事。再聯想到自己遭叛軍驅逐的恥辱經歷，很覺得兄長們如此做是因為看不起自己，不由得心頭湧起一股不平之氣。

王曠撥開僕人的手，一個箭步衝上前去，一邊大喊一邊推窗：「當此天下大亂之時，你們大白天關門閉戶定是有所圖謀，說些見不得人的事！不讓我進去，我就告官！」

王曠的手撲了一個空，窗子從裏邊打開了，露出堂兄王導笑嘻嘻的臉：「喊甚麼喊啊，進來吧！」

只怕我們說的事你不感興趣！」

屋子裏坐着四五個人，沒有因為王曠叫囂「告官」而表現驚恐，卻都面色凝重。

他們倒也沒瞞着王曠，關上門繼續剛才的話題。王曠略聽了聽就明白了，原來王導和王敦面對晉室諸王爭權、北方民族南下的局面深感憂心，正和二三知己一起商量朝廷和王氏家族日後該怎麼辦。

王家世居之地在今天的山東臨沂，此時是琅邪王司馬睿的封地。王導與司馬睿素來親善，還在京城洛陽任職時，王導就曾多次毫不隱諱地勸司馬睿離開京城回到自己的封地，躲開諸王之間的爭權奪利、打打殺殺，為將來早做打算。王曠與司馬睿也有特殊的關係，他們的父親分別娶了夏侯氏的親姐妹，也就是說，王曠和兩個弟弟王廙、王彬與司馬睿都是有血緣關係的姨表兄弟。王敦是王氏兄弟中官位最為顯赫的，時任揚州刺史，勢力遍及江南。

江南不但一片繁華，而且有長江天險作為屏障，更何況王敦還掌管着南方一大半的兵馬。此時，王曠的頭腦中靈光一現。

在眾人討論間歇的一籌莫展中，王曠放下手中的茶盞說道：「諸兄，我有一個意見。」他環視了一下眾人，悠悠地說：「唯今之計，咱們不如看準時機，奉琅邪王移居江左，另圖良謀。」

王導心中一震，深深地看了王敦一眼。王敦則一拍桌案，無比興奮地說：「對，就這麼定了！」

三

雖有計議在前，但這一天來得還是有些太快了。

晉懷帝永嘉元年（307），面對北方少數民族紛紛南下混戰中原的局面，面對滿目瘡痍一片蒼涼的江山和家國，很多士人開始舉家南渡長江以求自保，史稱「永嘉南渡」。由於他們的南遷也將書籍、文物、禮儀等中原文化一併帶到原本被視為蠻夷

之地的南方，所以史書上又稱之為「衣冠南渡」。

這一年，王羲之五歲，父親王曠已經遷任淮南內史。

這一年，王氏宅上也總有新朋故交前來辭行。每一撥人走後，王氏兄弟都會唏噓一番。

這一年是西晉「八王之亂」徹底結束的第二年，執掌朝政的東海王司馬越命琅邪王司馬睿南下駐防建鄴（今江蘇南京）。

司馬睿收到任命後，當年王導書房內的南遷計劃迅速被王氏家族提上日程。

王家各個院落裏的人都開始收拾家當，王羲之的母親衛氏也指揮着僕人將金銀細軟和生活用品分類整理好。能帶的帶走，不能帶的只能留下。

看着母親進進出出忙碌的身影，幼小的王羲之只知道他們要搬家了。至於去哪裏、如何去，他一無所知。

看着王羲之裏裏外外絆腳礙事，衛氏就叫了兩個年輕力壯的家丁帶着他和籍之去外面玩兒了。

家門之外是王羲之最喜歡去的地方。家裏這上百年的老房子雖說建得典雅大氣，但那份莊重感卻不是一個四五歲孩子喜歡的。外面多好啊，有熱鬧的街市、熙攘的行人，有琳琅滿目的新奇玩意兒，風車、虎頭鞋、撥浪鼓，還有不遠處那條水波滔滔的大沂河。

王羲之磨着兩個家丁帶他和哥哥去沂水河邊。

家丁說：「那你倆不許去河沿兒！只能在岸上看看。」

王籍之已經十一歲了，看到沂河就情不自禁地開始背《論語》：「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王羲之便也跟着背。

王羲之不太懂書裏說的是甚麼，但他知道聖人孔子就是喝着大沂河的水長大的，也在這大沂河裏洗過澡。可是自己就沒洗過，母親說他太小，從不讓他到水邊去。他突然覺得很沒意思，就用手裏的土塊兒去打另外的土塊兒。

回到家的時候，王羲之看見父親的書房已經空了一半，地上是幾個裝得滿滿的箱籠。有僕人拿着父親早前開好的書單還在挑選、裝箱。

繞到後廊，王羲之發現母親正撫着廊柱獨自垂淚。他不懂為甚麼，也不敢問。

王羲之的從伯父王導也在家中整理物品，他把鍾繇的小楷法帖《宣示表》鄭重收入隨身的書箱，怕被壓到，就放在最上層。過了一會兒，他又匆匆地取了出來，小心地束進衣帶。只有這樣隨身帶着，他才放心。

王羲之的親叔父王廙沒在書房，他正在後堂看着妻子飛針走線。他將索靖的大張章草作品《七月廿六日帖》仔細摺了四疊，請妻子將它縫在貼身的衣服裏。

伯父王導、叔父王廙和幼小的王羲之都不知道，這兩篇書法史上的曠世名作在未來的日子裏不約而同地照亮了王羲之的成長之路。

四

離開琅邪故宅的那一天，王氏宗祠的門前站滿了人。

宗祠裏供奉着自王氏得姓以來，包括王導、王曠兄弟的曾祖父王融、祖父王覽等人在內的歷代先祖。平時只有重大日子才開放的宗祠，在這一天香煙繚繞，大門洞開。

王導身着玄色禮服站在隊伍的最前面。後面是他的兄弟們，再後面是更小一輩的男孩子們。所有人的服色和神情都十分莊重。

在這一輩的兄弟，也就是王覽的孫子中，王導不是年齡最大的，但他是長房長孫，也就是理所當然的族長。即使是年長他十歲、手握朝廷重權的王敦，在遇到重大家族事宜的時候也要首先聽取他的意見。

隊伍的後半部分，王籍之緊緊拉着王羲之的手，怕他亂跑。父親王曠還在任上不能回來，接下

來的趕赴建鄴的千里行程也只能是他幫着母親照顧弟弟了。

此刻，所有的箱籠都已裝車，僕從也都就位。王敦專門派來的一支護送族人的軍隊也早已列隊整齊。

可是，王導他們還要進行一項最重要的儀式——祭告祖廟，拜別先人。

族人們在王導的率領下，魚貫進入宗祠。

王導率先跪下，而後眾人全部跪下。

王導叩拜，眾人叩拜。

只見王導表情肅然地祭告：「祖宗在上，不肖孫王導率族眾赧顏上告：祖宗劬勞，衍我嗣代。我依祖訓，恭聖孝親。今逢亂世，北人南侵。導無微能，不能救國民於水火，但求存我王氏一脈。祖宗仁慈佑我，亦必不忍子孫歿於戰火。今我南遷，定再建宗祠，使香煙不斷，福澤永錫。」

王導的嗓音沙啞而滯重，誰都聽得出其中的無奈與不捨。

畢竟這裏是祖祖輩輩生活的地方，所有人都已經習慣了那些早春抽芽的桑葉、那些盛夏聒噪的鳴蟬、那些暮秋掠過的雁行和那些隆冬飄落的雪花。

而關於江左，建鄴，除了幾個做過官、出過門的人，誰都不知道那裏是甚麼樣子。也就是說，前路一片茫然，大家卻必須要走。

這裏是王氏家族經營了三百餘年的宗祠，雖然跪滿了人，卻還顯得那樣空曠。至少在幼小的王羲之眼裏是那樣的空曠。

在周圍一片沉痛而肅穆的氣氛中，王羲之忽然想哭。

王籍之感覺到了，他把身子偏向弟弟，小聲說：「千萬別哭，父親說男孩子不要哭！」

王羲之忍住了哭聲，卻沒忍住眼淚。他也不知道自己為甚麼會哭。

從宗祠出來，準備啟程的族人和留居故里的王姓子孫依依不捨、各道珍重。

王羲之被抱上馬車，緊緊地依偎在母親身邊。這一刻，他覺得心安多了。

王導則將祖父王覽留下的老宅的門鑰匙和地契一起交給了當地寺廟的方丈。捐宅為寺，一方面是為了保祖產免於戰火，一方面也表明了此去不再回來的決心。這應該是族人痛徹心扉的決斷。

這座遷至王家老宅的寺廟就是今天的臨沂普照寺。

一段真正意義上「舟車勞頓」的長途跋涉後，從陸路改水路的王羲之和族人一起來到了建鄴。王氏家族自此開啟了「烏衣巷」從一個地名到一處勝跡的文化旅程。

失怙

—

建鄴城，烏衣巷。

這裏是王家提前選好的落腳點。

出了巷子，就是淮水那一大片日夜不息平緩流淌的水面，像極了家鄉的大沂河。

因為相傳秦始皇曾疏鑿河道，淮水在唐代改稱秦淮河。

在一個夕陽將下的傍晚，王氏一族在王敦軍隊的護送下平安抵達烏衣巷。雖然途中也曾遭遇過亂軍，財產小有損失，但好在有驚無險，人員安全。

下船的時候是甚麼情形，王羲之並不知道，他在乳母的懷裏睡着了。這一路的顛簸對一個不足

五歲的孩子來說，實在是太不容易了。

王羲之睡得很沉。他夢見了樹上的知了，夢見了哥哥給他的兩顆棗子，還夢見叫不上名兒的蟲子把自己的手指咬得又紅又腫。

王羲之哭醒的時候發現自己已經不在船上，但那種晃悠悠的感覺還在。他想要坐起來，卻發現身體不聽使喚。他哭得越發厲害了。

母親衛氏和乳母聞聲趕了過來。

衛氏伸手來抱他，卻被嚇了一跳——王羲之突然沒了聲音，眼睛直直地望向前方。然後，他小小的身體就開始不停地抽搐。

衛氏嚇壞了，不知該怎麼辦。倒是乳母有些經驗，順手拿起一個空荷包塞到了王羲之嘴裏。她說應該是發癲，這樣可以防止王羲之咬到舌頭。

衛氏緩過神來，顧不得才剛剛下船，一疊聲地叫人去請郎中。這人生地不熟的，哪裏去請郎中！

丫鬟一邊向外跑，一邊喊：「二公子病了，快去請郎中！」

院子裏一個平素負責採買的上年紀的僕人見多識廣，祖上也開過醫館，趕忙跑進跨院，隔着門叫：「夫人，小人略懂些醫術，可否容我進來瞧瞧？」

衛氏哪裏顧得許多，忙喊：「快請進來！」

那人進得門來，衝到王羲之身邊，迅速鬆開他的衣領，取出口中的荷包，又把他的頭偏向一側，吩咐乳母幫忙擦去口中嘔吐的穢物。

此時的王羲之已經停止抽搐，只是虛弱地呼吸。

衛氏摸摸他的頭，又摸摸他的手，嘴裏一直唸叨：「爹爹不在家，你可不要嚇唬娘啊！」

郎中來了以後，把了脈，問了診，開了方子，說是路上勞累，小孩子吃不消才會如此。因家裏長輩並沒有過發癲的情況，所以沒甚麼大礙，讓衛氏放心。說若是明日還不好轉，再差人去請，自己也會再來。

好在第二天，王羲之就和平時一樣活蹦亂跳了，只是偶爾說身上疼。

王羲之的病，就是今天所說的癩癩。自那之後，每一二年便發作一次，慢慢地家裏人也就習以為常了，王羲之自己也不以為意，而且多了些「久病成醫」的自豪感。

二

一家人安頓得差不多時，王曠也請了假回來探望妻兒。

窗外，王籍之和王羲之在比賽背詩；房內，衛氏講起王羲之發病的情形。

王曠幫妻子理了理鬢邊垂落的頭髮，又握住她的手說：「辛苦你了！」

衛氏扭過身子，輕輕甩脫他的手，嗔怪道：「老夫老妻了還這樣，小心被孩子們看見！」

王曠看着她笑：「嗯，老夫老妻了，你還和剛成親時一樣！」

衛氏起身倒了杯茶遞給王曠：「阿菟大了，字